

教诲如春风，师恩深似海。一万步卷帙浩繁的世界，最初都由良师开卷。懵懂年代，老师启迪了心智。学海无涯，老师照亮前行的路。老师的谆谆教导，让幼小的心灵，对世界充满了好奇。老师用厚重的肩膀托起未来，鼓励我们奔赴热爱，走向山川湖海。教师节快到了，祝老师们节日快乐！

盛行千里 不忘师恩

A8

武当

作品

责任编辑：马俊杰 编辑：杨萧瑟
2023年9月8日 星期五

忆恩师莫麓云

■何朝波

做专业这么多年，我始终走在莫老的声音里。

莫老告诉我，学书画要读古人书论、画论，没有扎实丰厚的理论学养，行而不远。我在莫老的教诲下学艺多年，如今也已人生不惑，但莫老传承我做学问的门径，却一直铭刻在心。

莫老是十堰书画界里程碑式的人物，大名莫麓云，原十堰大学（现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）美术系教授。

我初中时，因在郧县（现郧阳区）习书画有些微光，原郧县书画名宿易国光先生引荐我到莫老家中，莫老及夫人热情接待了我们。莫老家虽是现代楼房規制，但迎门却是按传统民居堂屋陈设，张挂着莫老的国画中堂与书法对联，这让我得以近距离领略莫老的笔墨格局。莫老夫妇很和蔼，长者的和厚与高华的文化气质，深深地扎根在我的随后的人生岁月。

高中三年与莫老没有联系，但与莫老一面之交的文化浸润，从未因光阴流逝而变得浅淡。

高中毕业后，我被录入十堰大学美术系，自然成了莫老的学生。因与莫老相同的爱好，他对我关爱有加。我经常到他的画室看他作画，他也在与我的不断交流中，授我书画心得。

在一次授课中，莫老一时兴起，为全班每人作画一幅，特别为我作《怀素书蕉图》，以古人学书典故为画意，勉励我积极向上，此画至今珍藏在我的书房中。

大二时，莫老突发疾病，住进太和医院干部病房，时任美术系主任的姚强知道我与莫老的师生情谊，派我到病房护理莫老，陪他聊天。说是聊天，莫老利用这个间隙教我诗词平仄格律，虽未完全听懂，但为我今后作文启了慧根，给我的从艺土壤厚培了一铲土，为我今后主动广涉文史哲及自然科学播育苗根。现在看来，一生中知遇名师擎灯引路是多么重要。

大三临近毕业，莫老亲书举荐信向校领导介绍我，看是否可以留校任教，时任副校长王一军教授也非常热忱，高兴地说，莫老不举荐，我们也想找你谈谈，希望你留校。当时我很懵懂，也非常感恩，后来因种种原因没能留下，但老一辈知识分子对学生拳拳奖掖提携之心，深深教育了我，让我参加工作后在不同的工作岗位总是换位思考别人的不易，总是尽心所能去帮助他人，这大概就是老师教我的“德”。

去年，莫老因病去世，我到殡仪馆在莫老灵前临时搭设的画案上书写作一幅，内容为：“先生之学，山高水长；先生之德，如兰似馨。”

莫老若在天有灵，请做最后的指点。

老师帮我背煤炭

■颜克存

我小的时候上学，曾给学校背过煤炭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我们家还住在秦巴山里，我就读的村小学条件艰苦，不通公路。当时我们村小学包括校长在内仅有4名民办教师，学段是一至四年级，学生最多的时候有六十多个，4名老师各包一个班，都带班主任，然后分年级交叉代课。

那时候，每年开学之初，老师们都要走五公里多山路去镇中心小学用背篋为学生背书，而后才能正常开课。等到十月份，天气渐渐转凉了，学校就会为过冬筹备物资，其中最难的是煤炭，由于不通公路，山外买来的煤炭运不到村里，只能靠人工搬运。没有办法，老师们只好背上背篋，带领全体学生和家长一起去背煤炭，从山外往村小学里运。

当时由于地理条件限制，村里的孩子上学每天都要爬山路，所以入学年龄普遍偏大。至今我都清晰记得，我上一年级时都已经过了九岁生日。那一年的十月份，我就和父亲一起参加了学校的“劳动课”——人生第一次为学校背煤炭。

那时候，我的班主任老师名叫唐德才，他既是我的老师，也是父亲的同村好友。在山外装煤炭进背篋的时候，唐老师就好心提醒我：“你一年级年龄小，少装一点儿，路途远，山路不好走，而且煤炭这东西，它只要压在你背上，你就会越走越觉得重。”面对唐老师的提醒，我当时不仅没有听从，而且心里还有一点儿想法，“煤炭背在身上怎么可能会越背越重呢？它又不会那么快就长大？”所以我认为唐老师是在特别关照我。于是我往背篋里装了两块稍大的煤炭后，又偷偷地往里面加了几块小的。之后，我单膝蹲在地上，背着背篋试了试，还挺轻松的，自认为背回学校是没有一点儿问题的。

就这样，我跟在父亲身后一步一步往回走。可没过多长时间，我就发现唐老师说的话是真的，背篋的两根带子勒得我肩膀生疼，而且背篋里的煤炭似乎总在往下坠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我又不好意思同父亲讲，只好编了个理由说我要和同学一起走，让父亲先走。

尽管如此，我也没能坚持多长时间，只能是走几步歇一会儿，再走几步再歇一会儿。很快，同学们都走到我的前面去了，而且走在队伍最后面的唐老师也追上了我。当时他准是看出了我的心思，所以啥话也没说，就直接从我的背篋里拿了一块稍大的煤炭出来，然后放进了他的背篋里。

唐老师把我背篋里的煤炭拿了一块出去，为我减轻了压力，我顿觉轻松不少，脚下的步子也迈得开了。没过多长时间，我就重新找到了队伍。

如今，几十年过去，村里早就通上了水泥路，车也进村了，曾经肩扛背驮的日子成了历史，那背煤炭的特殊劳动课成了我的记忆。那些记忆里，有老师对学生深深的爱，使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

我的父亲是老师

■秦昌汉

父亲于今年8月离开了人世，没有赶上教师节，他心中有些遗憾。

父亲当年在鄂西北大山里偏僻的学校执教，有的孩子需要走10多里才能到校。平时，他只要看到哪个孩子没有上学，总是抽空跋山涉水登门家访。

父亲很注重自身修养，要求学生做到的，自己先做到。要求学生按时上学，自己就从不迟到，工作30多年没有缺席过一节课。平时在学校只要见到纸屑、垃圾，就随手捡起。值日生每日一换，但我父亲却是永远的值日生。

父亲对学生言传身教，对子女要求更是严格。我们吃完饭，碗里不准有剩饭粒，衣服都是自己洗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和父亲一起路过一条小水沟，父亲很快走了过去，我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想让父亲过来背我。谁知父亲就是不过来，让我自己想办法。父亲对我说：“你现在长大了，遇到障碍要自己想办法，难道你就不想尝试自己过水沟吗？”父亲让我用石头垫在脚下，免得把鞋子打湿，我很不情愿地搬动石头，迈一步搬一次，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迈过了小水沟。

身为教师的父亲，当学生遇到危难时，他从不畏缩，总是冲锋在前。话说1982年5月7日，天突然下起瓢泼大雨，父亲看见学生们上学必经的那条河流涨了水，外面的雨越下越大，好像随时都会把整个学校淹没一般。

放学了，父亲考虑到孩子们都是从远道而来，为了让他们尽早回家，不摸黑走夜路，他立马来到河边，背着孩子涉水过河，一趟又一趟，终于把所有的孩子安全背到了对岸。

看着学生们远去的背影，他笑了。此时汗水和雨水已经湿透了他的衣裳，全身上下几乎找不到一点干的，整个人累得快要瘫了。当他迈向回校之路时，双腿几乎不听使唤，他蹒跚而行。第二天，疲惫不堪的他虽然精神欠佳，但一看到所有学生都平安到校，他又笑了。

我的父亲是老师，他用肩膀托起山里孩子的希望，牵着他们的小手一步步走出大山。

教师节快到了，想起父亲，我泪如雨下。